

温暖的钟声

雷平阳对话录

杨昭 / 编

人间已经没有宗教一样孤独神圣的诗歌学，圣水被倒进了大海，舍利子被混杂在了滚烫的骨头汤锅里，它得屈从于物理学、化学、数学、文化人类学、地理学、天文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考古学、哲学和历史学等等无穷无尽可以物化的学科，继而在其中建立自己的试验室、隐修室和灵堂。所以，对殉道者般的诗人来说，那条穿过过府、掠城取国的诗歌捷径早就不复存在了，他得尝试着在不同的学科王国里，打破行业壁垒，充分汲取各个王国的牛奶和蜜糖，重建一个无处不在的没有边界的，同时又拒绝独立的诗歌国度。



温暖的钟声

雷平阳对话录

杨昭·编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温暖的钟声：雷平阳对话录 / 杨昭编。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
2017.1

ISBN 978-7-5153-4499-7

I. ①温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访问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8740 号

选题策划：彭明榜

责任编辑：孙梦云

书籍装帧：孙初+林业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：100708

网址：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：(010) 57350506

门市部电话：(010) 57350370

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10mm × 1000mm 1/16 18 印张 242 千字

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4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(010) 57350377

你心慌吗？

为什么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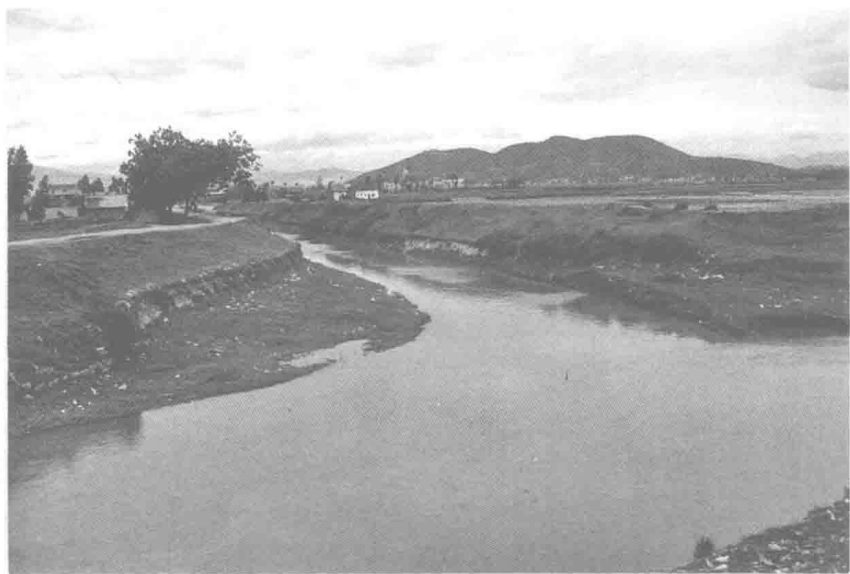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父亲和母亲

他们在一起生活了近五十年时间，到2008年父亲谢世为止。在长诗《祭父帖》里，我曾写到父亲出殓的前夜，母亲用衣衫不知疲倦地擦拭着父亲的棺木，仿佛想用油光可鉴的棺木作镜子。其实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因为饥寒与劳苦，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打闹，相互之间的恶语相向更是家常便饭。暮年，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，灵魂走丢了，怨偶才彻底地变成相依为命的老伴。父亲离开之后，母亲执迷于用手艺给儿孙们做各式多样的布鞋，我们兄弟几家及妹之家里，她做的鞋子都堆满了衣橱。母亲在她自己的锦绣王国里静静地居住着，很少打开窗户瞻望外面人声鼎沸的世界。只有到了清明节，她才领着众儿孙，轰之烈之的去给父亲扫墓。



老屋

1970年代末期，我们家从村庄里搬了出来，在村东造屋独居。房子都是土坯房，土坯与土坯之间有很大的空隙，冬天的时候，寒~~冷~~冷的北风嗖嗖地从空隙间吹到屋里来，冷得一家人直打颤。我们有兄弟仨，父母~~在~~造房时算计好了，如果三个儿子都没有什么出息，那就一人一间，娶妻生子，老死乡下。后来，我外出读书，有一份城里的工作，哥哥和弟弟也外出打工，在城里安了家，这三间土坯房很多年一直是父母居住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也搬到了城里，房子借给了一个亲戚暂住。昭通产姜酒，我的一个朋友在六年前购置了六吨，没有适合的地方存放，就用汽车拉了来，存放在一间土坯房里，由那个暂住的亲戚看守着。



河流

这儿是利济河和昭鲁大河的交汇处，欧家营就坐落在旁边。童年和少年时代，很多次我都差一点命丧于这两条河流。因此，村庄里我有着很多个救命恩人，现在，他们差不多都死了，有一两个还活着，但大脑已经不太清醒。利济河的上游是昭通城，昭鲁大河的上游是鲁甸县城，二十多年来，两座城市的垃圾顺流而下，河流上的闸门一放下，所有的垃圾就淤积在欧家营一带。河水不再流动，流水变成了固体，上面长出青草，开出野花。为了说明这条河流的臭，母亲说：“现在，河边上的人想自杀了，都选择吃农药和上吊，没有人跳河了。”除了怀念流水，我还怀念河岸上那些密不透风的古老的白杨，现在一棵也没有了。



我有过癫狂的郊区生活

1991年夏天，我离开昭通，到昆明西郊二十八公里处的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宣传部的政工干部。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前往一个个建筑工地去采访，给《云南建筑报》写新闻稿。公司机关在一个缓坡上，东面是昆明西郊殡仪馆，南边是一家精神病医院，西面则是一个巨大的钢材堆放场。有一阵子，行为艺术家朱发东在公司北面的山头上给一个老板修建“东方艺术村”，与他同来的还有油画家李志旺和另一位行为艺术家何云昌。朱发东用一个个汽车轮胎建了一堵墙，然后倒上一桶又一桶的红油漆。他在往墙上倒油漆的时候，我和李志旺则坐在精神病医院旁的铁轨上喝酒，只要看见殡仪馆的烟囱冒一团白烟，就意味着有一个人去了天国，我们就喝上一杯，为他（她）送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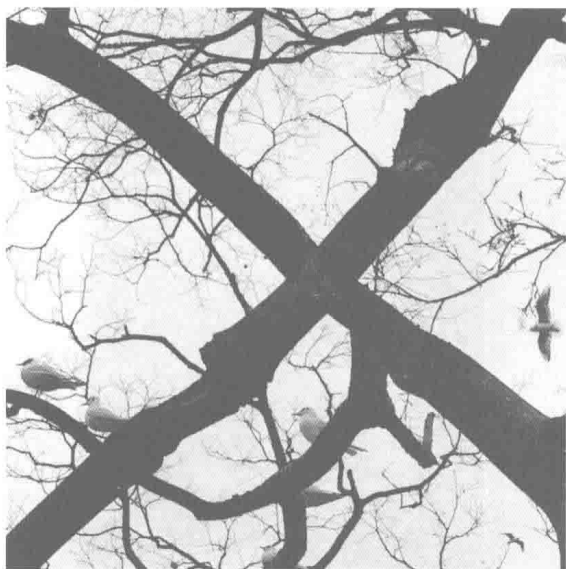
虹山新村的五金杂货铺

1999年至2004年，我住在昆明西北郊的虹山。那儿是城乡结合部，有着巨大的农贸市场、形形色色的杂货铺和匆匆地走路形形色色的人，我的很多诗作包括《杀狗的过程》就以那儿为场域。我住的社区在一座小山丘上，对面的山丘矗立着几个白光闪闪的庞大的煤气罐，周围的人们一直担心，它们会因为什么神秘的原因而爆炸，像生活在死神身边，始终提心吊胆。从山丘上下是东西向的学府路，路的两边有昆明冶金专科学校、昆明理工大学、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和省教育厅。与山丘正对着的虹山北路上有一座临终关怀医院，平时没什么人影，秋天的梧桐叶被风吹着，总是发出一阵金属的响声。



碧色寨

碧色寨是清末法国人修建的滇越铁路上的一个车站，开始是大站，后来变成了小站。是大站的时候，那儿有很多个国家开办的公司，甚至还有酒吧和歌舞厅。1990年代中期，我第一次去到那儿，荒凉的山坡上堆满了废弃的蒸汽机车头，上面的铁锈，可以大块大块地剥下来。在希腊人开的那个荒弃的酒吧里，住着一个国民党少校的遗孀，她也说不清她有多少岁了。广东人开的大通公司的遗址上静悄悄的，我一个人走了进去，在一座宽大的仓库里，我看见木地板上全是老鼠白森森的骨架……之后的很多年，我又多次前往碧色寨，甚至去到了旁边的一个劳改农场。农场的人差不多全光了，一座很大的旅馆，那几天，只有我一个旅客。



海 鸥

从我居住的小岛坡到翠湖，只有三分之一的路程。冬天一到，从西伯利亚飞来越冬的海鸥就会落满翠湖的水面及岸上的树枝。翠湖的面积不大，里面的鱼类多数是放养的观赏鱼，没有多少食物可供海鸥果腹，所以，它们只能依靠附近居民和游客投掷的面包填饱肚子。在海鸥鸣叫的那几个月，只要不外出，每天早上，我都会去翠湖转悠，给海鸥投食，或用手机随意地拍摄。生活不可能永远都是阅读、写作、开会，也不能总是站在窗前眺望两百米之外闪烁着的海鸥的翅膀。海鸥的来临，其实就是为了搅乱我死水般平静的时光，带着神的谕旨。我每年能在它们中间，在它们的翅膀下，自由自在地生活几个月，我视为恩膏与蜜糖。



定西桥

定西桥是翠湖西门入园道路与海心亭之间的一座小石桥。每天早上，公园的大门一开，住在西岸的人们入园锻炼或到东岸去上班，都会经过定西桥。桥边上有一个卖鸥食的摊位，摊主是个清秀的青年妇女，只要她往空中撒出一把细碎的鸥食，再“教，教，教……”地长啸几声，定西桥的上空就全是海鸥的翅膀和叫声了。有那么几天，我早之又早地坐到了定西桥的石栏杆上，凡经过的人们，都进行不厌其烦的拍摄。行走和晨练的人们，他们会与飞翔或停止的海鸥形成某种妙趣横生的关系。没有海鸥的日子，以前常有一个露宿公园的老人在定西桥边喂野鸭子，他一边给野鸭喂食，一边念着有辞：“吃吧，吃饱了你们就长大了，你们长大了就可以给我送终了……”



对话的时候

与人对话，通常我会很紧张，尤其是遇上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，或者当自己一点儿谈话的欲望都没有的时候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会点上一支烟，猛吸，让烟雾遮住自己的脸。当然，有一些对话让人觉得是神的使者来到了自己面前，他（她）的任务是将孤悬远海小舟之中的我引向大陆，或者带着雷霆与闪电，让我在一连串的追问下学会逃亡或自我拯救。这张照片拍摄于2006年底，当时我的第一本诗集《雷平阳诗选》刚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，在酒桌上，一个朋友带来的陌生人很认真地问：“诗人是干什么的？”我一时语塞，慌了神，犹豫了半分钟，才认真地回答他：“写诗歌的。”他笑了笑，我则点上一支烟，猛吸了起来。



清迈

2013年春节，我们一家三口是在泰国清迈度过的。从云南飞清迈，跟飞长沙或武汉所用的时间差不多，但抵达之后所经历的灵肉体验就有天壤之别了。倒不是因为国内与国外天生就存在着不可填平的巨沟，而是不同的文明在后天哺育了不同的人间烟火。清迈是寂静的，安详的，体面的，它的神社在山中也在社区里，更重要的是那儿每一个人，似乎身体中都带着菩萨的影子。有一天清晨，妻儿还在睡眠，我到旅馆旁边的社区去走了一圈。所有的人家都有小院，老树、藤萝、果树和鲜花丛里的家，有鸟儿在鸣叫，松鼠在悠闲地蹿动……看着那景象，我忍不住眼眶一热，联想起自己的家，感觉就是集中营或避难所。



在文字中间

我们的墙壁上都有红色的标语，一条标语覆盖另一条标语，就像一个年份取代另一个年份那样自然和贴切。很多标语，字比人大，清一色的大黑字体，人们一眼看去，常会忽视了墙壁，只记得标语。2015年秋天，跟着人民文学杂志社组织的一群小说家去神木县采风，途中去了拍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的那个小镇。镇子是个古镇，格局和气象都不错，但为了拍摄电视剧，整个镇子都被改成了一个大舞台，黑板报、宣传画、标语到处都是，人走在里面，感觉就像镇上的原住民，全都变成了演员。有一堵墙壁很长，很高，标语的字也大，我请随行的几个作家和编辑朋友做模特，让他们站在了文字中间，摆拍了一组照片。蓝野长得胖，站在了“堵”“住”两个字中间，朱零样子相对嚣张，站在了“捍卫”两个字中间。



我的朋友杨昭

他的头发一直这么长，没有短过，也没有更长过。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，渊博的学识致使他话语里充满肯定句式，一锤定音，朋友们鸦雀无声。他的酒量并不大，但在他的幻觉里，他的胸膛里有一个装酒的太平洋，为此，喝酒的时候，他总觉得别人不胜酒力，喜欢一再地抱别人的酒杯，很快就把自己灌醉。他写小说，以其小说的品质，他早就应该名满天下，但他始终默默无闻，始终不厌其烦地修改着他不多的那几个作品。我曾经跟他开玩笑：“你作为一个石匠，可以多凿一些石人石马石鬼，不一定非得只凿那几尊菩萨……”他笑而不答。



房顶上打太极拳的人

父亲谢世之后，母亲搬到妹之家去住，乡下老家的房屋也就废弃了，借给别人了，因此，每一次回昭通，我都只能去住旅馆，像一个外地人那样。手头上的公事办完了，推掉酬酢，我才会打的赶到坐落在城乡结合部的妹之家，与母亲坐上一个下午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，吃顿晚饭。2015年冬天的某个日子，应邀去昭通参加一个网络媒体的颁奖盛典，入住江山大酒店。酒店是一座高楼，周围的民居则相对低矮，一个黄昏，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街景，我就看见一个人来到了房顶上，活动活动筋骨，然后打起太极拳来。那么多房顶，就他一个人，一个人静悄悄地打太极拳。他也没有打多久，很快，一场大雪就把昭通落白了。